

水柏略和欧阳凯是一对青梅竹马、同床共枕六年的夫妻，因童年时期发生的一件残酷的离奇怪事，各怀鬼胎，进入丈人水得洋的华泰地产公司任要职，却遭到继任丈母娘余云卿的打击、嘲弄和鄙视。自主择业军哈密友柳莎处得知：黄博韬进入华泰，原来是水柏略一手制造。在爱情背叛、事业受阻、前途无望三重打击下，心灰意冷，查找造成心理疾患的源头，拯救自己和父母的灵魂。欧阳凯强烈反对，黄博韬出手相助。在

长篇心理励志小说

女心理医生的救赎

著

J I U S S H U

以军身份的人。大学毕业后，欧
欧阳凯采用非常手段，从水柏
任。亲弟弟的身亡让水柏略决
最终走向深渊……

团结出版社

长篇心理励志小说

女心理医生 的救赎

原娟 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心理医生的救赎/原娟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7-5126-0317-2

I. ①女… II. ①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5299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

字 数: 337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1 年 4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6-0317-2/I. 150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 谁唤醒了我的心魔 / 1
- 第二章 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 / 25
- 第三章 请您赐予我挑战的力量 / 46
- 第四章 墓地惊魂 / 68
- 第五章 爱情对垒友情 / 84
- 第六章 端倪来自纷乱的生活 / 109
- 第七章 畸形的爱欲和分离的灵魂 / 129
- 第八章 走进冰雪世界的绝望灵魂 / 149
- 第九章 水柏南魂断芦苇荡 / 166
- 第十章 恶与嫉恨的强强联合 / 192
- 第十一章 谁是助我向阴霾挑战的人 / 220
- 第十二章 寻母去水城 / 236
- 第十三章 为守诺自杀的母亲 / 258
- 第十四章 走进芦苇荡 / 272
- 第十五章 心理辩证和客观现实的决战 / 294
- 尾 声 / 312

第一章 谁唤醒了我的心魔

1

没有来访者的时候，她总是习惯地捧着杯子，趴在窗台上，望着从医院大门进进出出或焦急或闲庭若步的形形色色的身影。她在等一个人。尽管她不知道对方的年龄、姓名，甚至模样，但是冥冥之中，她一直在等着。这种等待的意境和感觉，好像是前生注定、今生梦里无数次复现过一样，是那么熟悉，那么期待，甚至有些焦灼。似乎，她在心理医生这个岗位上，只为不知何时到来，也许永远不会来的蒙眬等待，而工作。

她有家庭，有爱她的爱人。但这种等待，并非是她感情背叛或者想要出轨的征兆，只是冥冥中来自灵魂深处的一种预知、感应。也许，那人也正在茫茫人海中，翘首寻找她。

每当门外有陌生的脚步声传来，她便直接把目光抬高在一米七以上的高度，因为这样，她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捕捉到对方的眼神。她相信，一个陌生人，投过来的第一束目光，是绝对不可伪装的。她调动女性特有的第六感观，在寻找、捕捉那个让她魂牵梦萦的人。

下午四点多钟时，她送走一位来访者，觉得口干舌燥得厉害，拿起杯子到饮水机前接水。忽然，她那敏锐的耳膜，从走廊的嘈杂声中，捕捉到一种异常

清晰利落的“嘭嚓嘭嚓嘭嚓”的脚步声。脚步声由远及近，一下一下重重地敲击着她的心房，心脏刹那间“嘭嘭嘭”蹦跳得厉害！端杯子的手，禁不住微微颤抖。然而，那脚步声在高门近在咫尺的地方，骤然停止。她凝神静听，脚步声犹豫着向后退去，大约在前台的位置停止，接着传来前台导医大钱和某男低低的谈话声。两分钟后，“嘭嚓嘭嚓嘭嚓”的脚步声再次响起，但渐渐远去，消失在一片嘈杂声中……

难道是感官出错了？她把那口托在胸腔里半天没敢呼出来的气，畅快地吐出来，心速立刻恢复了正常。但冥冥中一种强烈的预感提示她：此人一定会再来！

刚刚饮下两口水，一阵软塌塌的脚步声渐近，她回身坐到椅子上，没有抬头。她知道，这个熟悉的脚步声，来自一个卖鱼人的老婆黄亚梅。

黄亚梅不是她要等待的那个人，但以她的医德和人格，绝不会因小小的失望，而影响到诊疗的深度，更不会推托应付了事。她相信，失望多一回，错过的机遇就减少了一次。就像做科学实验，失败一次，离成功就近了一步。

她托着腮，朱唇微翘，盯着发光的桌面，等着黄亚梅走进来。她此刻心态平静，体态优雅。

黄亚梅朝水柏晗点了一下头，紧跟着叹了一口气，揪着衣襟在桌子的对面坐了下来。

水柏晗看着她，提示道：“想起来了么？是什么困扰让你痛苦不堪，导致你产生了自杀的念头？”

黄亚梅立刻皱起眉头，脸上凄苦得能挤出水来，她有气无力地说：“水医生，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你上次提示的那些问题，可还是想不明白。你说两口子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年，我过去的好，一点也没有了，他的脾气还越来越大，到底该怎么办？”她避开水柏晗的提示，又开始老调重弹。

水柏晗尽力保持语调平缓、态度和蔼：“当一对夫妻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年，老人越来越老，孩子越长越大，我们脸上的皱纹也越来越多，身体也越来越疲乏，你还能期待他像初婚的时候对你那么好吗？就算你的优点、你的好再多，经过这十几年的磨合，在他的眼里，早已经变成了你的习惯性行为。你！现在不是一样找不出来他的好吗？”

“好像……还真是这样子。”黄亚梅点点头。

“你知道维系婚姻的是什么吗？也就是婚姻的真谛是什么吗？”水柏晗温

和地问。

“这么深奥的东西，我……不知道……在我看来，就是屈服和妥协，他就是这么对待我的。”话到此处，黄亚梅的声调提高了三个分贝，眼神也随着声调的提高，闪烁着几分怒气。

水柏晗依旧平静地看着她：“这是自然的规律和法则。当年自以为轰轰烈烈的爱情，经过十几年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浸泡，吃喝拉撒睡的搓揉，人情世故的冲刷，如今只剩下了最后的精华！但不是屈服和妥协，是责任和亲情，如果还需要点作料，就是宽容和理解！”

“可是！”黄亚梅愤恨地一甩左胳膊，用手指点着一边说：“他对我没有亲情，如果说责任，顶多对他儿子还有点。宽容和理解，他！根本就不懂！”看她的动作，听她的口气，好像，她愤恨的那个人，就站在她指点的那个位置。

水柏晗笑了一下，希望自己的微笑，能让黄亚梅平静下来，尽快地转入正题，找到困扰她的真正原因，她问：“你能举例说明一下吗？”

“他……嫌我唠叨、啰唆、不给他做好菜好饭买好酒。其实，我容易吗？瘸着一条腿，要伺候他儿子、脾气古怪的老子，家里家外一大摊子事，还有学校门口的那个小摊子呢！我心里的委屈跟谁说啊？女人，图个啥？受了多大委屈都不怕，只要说话能有个人听听就知足了。可是，儿子，马上要读高中了，我敢跟他唠叨？老公公呢，整天低着头，好像我上辈子欠他家什么似的。再说，儿媳妇有话也不能跟公公瞎扯，对吧？只能跟他说。可是，没说几句他就恼了……恼了就喝酒，喝醉了就借酒装疯，真是受够了！”

水柏晗的微笑，没能熄灭黄亚梅的怒火，她越说越气，竟然拍起桌子来。

“生气，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激化矛盾。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一直在困扰着你？”水柏晗继续引导，她不想让时间浪费在黄亚梅的抱怨声中。

“我……”刚才还气势汹汹的黄亚梅，一提到关键问题，就露出犹豫惊恐的眼神，还惊慌失措地到处乱瞅，似乎旁边有人在监视着她一样。

“你是找不到真正的原因？还是不敢说？”

“我……害怕……害怕说出来！”黄亚梅缩着脖子，脑袋有气无力地架在肩膀上，双手夹在两膝之间不停地揉搓，脸部不知是因为害怕还是痛苦，扭曲得厉害！和刚才的气势汹汹，判若两人。

水柏晗明白，她的内心，一定藏着很深的、不堪挖掘的痛苦经历。她同情地说：“既然你来找心理医生，就要相信我！有话不说，郁结只会越来越深，

总有一天你会承受不住，会膨胀、爆发，到那时候的后果，不堪设想，会成为你自杀的推手！”

一句话击中了黄亚梅的要害，她捂住脸，哽咽着：“……我就是怕呀！怕那一天真的来了，我想……等我儿子上大学走了，再走那一步……可是……”

“你觉得快承受不住了？所以时刻想轻生？”

“是！”

“让你不堪难受的痛苦是什么？”

“我不敢说，怕他知道了，会更……更凶狠地对我！”黄亚梅摆着手一个劲地摇头。

“你不要有顾虑，走出这个门，我们在任何地方碰面，都是陌生人。”

“嗯！我相信你！”

水柏晗继续追问：“他怎么凶狠地对待你？”

不料黄亚梅话锋一转：“嗯！你说，维系婚姻的是亲情、责任，还有理解和宽容对吧？”

“嗯！”水柏晗点点头。

“说到亲情，他打我。你看，我这胳膊上的淤伤，这条腿，愣是给打瘸了。这么狠毒的男人，又怎能谈责任、理解和宽容呢？”话题一转，黄亚梅的言语，又干脆利索起来。

水柏晗想，这也许是个缺口，干脆顺着她来：“使你绝望的真正原因是家庭暴力吗？”

“不只是家庭暴力，还有折磨，非人的折磨！”说到这里，黄亚梅恶狠狠地瞪着水柏晗，似乎水柏晗就是折磨她的那个人。

“非人的折磨，是导致你自杀的原因？”

“不知道啊，反正他打我，折磨我，我受不了，老想死！”

水柏晗在心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继续疏导：“你说说什么是非人的折磨？”

“就是家庭暴力，《不要跟陌生人说话》那个电视剧你看过没？他比安嘉和还要可怕！”

“如果仅是家庭暴力，没有给你造成心理上的伤害，你报案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找心理医生。”

“报案了又能怎样？派出所进去过，回来还是老样子；居委会也出面处理

过，苦口婆心的唾沫喷了一箩筐，有用吗？归根结底，这是家务事。清官难断家务事，换来的是他变本加厉的凶狠！”

水柏晗搞不懂黄亚梅为什么老是要转移话题，而且一旦话题拐弯了，她就变得理直气壮、侃侃而谈，似乎这里不是心理室，而是随意发泄的公共场所。

“我想知道，什么是非人的折磨？”水柏晗已经确定，导致黄亚梅想自杀的症结，就在“非人的折磨”五个字上，她紧追不舍！

黄亚梅果然面露恐惧之色，比画着说：“我家院子里有个鱼池，他把我往水里……水里……不说了，不说了，呜呜……”黄亚梅面色苍白，不再说话。

水柏晗觉得头皮发冷，惊问：“水里……怎么了？”

“这个……让我想一想……想一想啊……”

来访者黄亚梅，经过几分钟的沉默，最终选择放弃，瘸着一条腿走了。

看着她一瘸一拐远去的身影，水柏晗镇定下来，陷入了沉思：是什么样非人的折磨，让她这么难以启齿？她的心里，到底还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为什么总是回避不说？

“这个女人很怪！一个卖鱼人的老婆，说话还挺拽！”心理科主任王伯年，端着一杯水从另一个房间走了进来，打断了柏晗的思绪。

王伯年是苇城市人民医院心理专科承包人。

没实行承包制之前，心理科是个比较清淡的科室。承包后，为了顺应市场需求，提高效益，在原来接诊抑郁症、精神障碍患者的基础上，同时开设了按时收费的心理咨询专科。电视报纸几个广告做下来，人民医院心理科成了苇城市心理疾患群体的焦点，无所不能的宣传语加上人民医院这块大牌子，心理科的效益月月翻番，王伯年的身板和说话的口气，也水涨船高地硬气起来。

水柏晗最看不惯这种人，跟他说话从来也不客气：“呵呵！看你说的，主任，好像挑葱种菜杀猪卖鱼的人只配满口粗语似的，其实啊，那些自以为才高八斗精通孔孟之道的人，才是只把大道理挂在嘴上哄骗老实人的人，能用到实际生活中来的，恐怕是凤毛麟角。”

“不妥不妥，一棍子打倒了一大片。呵呵！柏晗，我说不过你，也不跟你争。就是吧，以她的阅历和身份，有些话说出来很出人意料。”

水柏晗笑了一下，站起来整理来访者的材料，说：“这很正常啊，现在这个社会，十七八岁的小姑娘，看在钱的分上，能管七八十岁的老头叫大哥，家庭主妇说出点有水平的话，有什么值得惊奇的。”

“可我就纳闷儿，水医生，她知道来找心理医生，可是老扯些用不着的，一说正事了就闪烁其词，磨磨叽叽，干什么嘛？”

“她闪烁其词，定是有她的道理。”水柏晗没好气地回敬王主任。

王伯年皱皱眉头：“你有没有想过，是否跟你的引导有关系？”

水柏晗一愣，停下手，定定地望着王伯年，一字一句地说：“现在下结论是不是有点太早了啊主任？她还有很多事没有说出来呢！”

王伯年嘴巴一撇：“她都来几次了，给这种人做咨询简直是浪费时间！家庭暴力，妇人之见而已，这种事法律都不好管。”

“法律要是什么都能管，什么都能解决，要我们这些心理医生干什么？你就别操这些心了，小心血压升高啊。”柏晗笑一下又接着说，“主任，求你个事呗？”

“说吧，干吗还用‘求’字。”

柏晗一甩秀发：“以后，不要偷听我和来访者说话，行不？我一想到门外贴着一只耳朵，心里就打憊！我在这里已经工作了八年，你就放心吧啊，呵呵！”

王伯年的手不知往哪里放了，他挠挠头：“对你……还能不放心吗？我是对那个女人不放心，啰里啰唆的。”

“您说话真是矛盾，刚才还说人家说话有水平，这会儿又说人家啰唆。”

“柏晗，跟你明说了吧，她要是再来，你务必速战速决，要不直接说她有严重的抑郁症，开药方子拉倒。”

柏晗知道主任反感黄亚梅土里土气嗓门大，反感自己老拖延咨询时间，又不喜欢给来访者开药方，影响了心理科的收入，自觉理亏，便不多说什么，点了点头：“遵命！主任同志，放心吧！下次我一定想办法迅速地把她的底给掏出来，能开药方一定开！呵呵！下班了主任！拜拜！”

柏晗知道，黄亚梅一定还会来。正如王伯年所说，以她的身份和阅历，说出那样的话很出乎意料。同样，以她能有放弃求助法律部门解决问题，而勇敢地走进心理咨询机构大门这个观念，绝对不会就此无果而终。只可惜，她的犹豫和迟疑，耽误了不少时间，让承包这个科室的王伯年主任心里愤愤不平，但水柏晗绝不会因为讨好主任，而轻易地给病人开药。她认为，大多数心理疾病患者，只要做适当的心理引导，完全可以走出迷途。随便让病人服用那些静心助眠的药物，有损大脑细胞不说，还会产生一定的依赖性。医院是挣钱了，医

生的奖金也提高了，可是对病人，却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这种见利忘义有损医德的行为，水柏晗做不来。

王伯年望着水柏晗“咯噔咯噔”远去的身影，对导医大钱说：“以后你注意点水柏晗，她的来访者咨询时间要是到了，你立刻进去催一下，不然加收咨询费。”

2

走出医院的大门，那种等待的感觉，立刻消失。心态和思绪，又恢复了正常。

盛夏的太阳，精力异常的旺盛，六点了，还金灿灿地挂在西方的树腰间，晃得行人直眯眼睛，爱美的姑娘，舍不得丢下遮在头顶的伞。嫦娥姑娘着急，迈着急匆匆的步子追赶着太阳哥哥，累得脸色苍白，有气无力地挂在东方的树腰间。

空气里，充斥着逼人的热浪，鼻孔里，有股尘土、汽车尾气和人类汗水混合的味道，但是，这一切，丝毫没能挡得住水柏晗肆意飞翔的遐想。她觉得，无论置身于什么样的环境，或者正在承受多么难以忍受的过程。对于短暂的人生来说，都是一种收获。生命的旅程中，如果不经历一次像模像样的坎坷或曲折，一帆风顺平安地到达终点，再回头看，心里定会装满缺憾；红尘的烟波里，没有一场激烈的暴风雨，甚至没有一丝涟漪和波澜，就算春风得意醉梦一生，拥抱着风花雪月含笑而去，那笑容，也定是苍白的讥笑。

无论生命里还要经历什么，只要身边有他，一切都不算什么！迎着夕阳的最后一丝灿烂，水柏晗的脑子里突然冒出这样几句话：当 /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 走进你的双眸 / 可否想到 / 那是我送给你的 / 灿烂的微笑 / 当 / 夕阳在你的脸上 / 落下羞涩的红润 / 可否想到 / 那是我注视你的眼神 / 当 / 你出现在我的面前 / 当 / 你走进我的心里…… / 还有很多当 / 在发生的时候 / 你的人生 / 将因我走向精彩……

这是谈恋爱的时候，欧阳凯送给她的小诗，现在想来，尽管表达的内容是那么的浅薄，但是，在当年，还是令她激动了很长时间。

欧阳凯和水柏晗，是典型的青梅竹马。年少时，他们生活在芦苇荡旁边一个叫苇店的村子里，两家父母的关系不错，常常开玩笑说要做亲家。水柏晗十四岁那年，苇城扩建，苇店村拆迁，两家人才各奔东西。

欧阳凯大学毕业后，因父亲欧阳光明的正直，得罪了官场上的一些人，一直没能找到合意的工作，在家闲逛了几年后，巧遇水柏晗的父亲水得洋。

那时候，水得洋的华泰地产公司正如火如荼，多一个人少一个人也无所谓，见到旧日颇有好感的乡邻之子正值年轻，却在社会上闲逛，恻隐之心顿生，便把欧阳凯招进公司。欧阳凯和水柏晗再次相遇后，“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的两小无猜往事，闪电般地缩短了分离后这十几年的距离，在双方父母的撮合下，水柏晗和欧阳凯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2003年5月1日，二十八岁的欧阳凯和二十六岁的水柏晗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婚后六年，在机械式的工作和生活中，爱情的魅力、初婚的激情，被打磨成了相互依赖的亲情。虽然爱情的面容不再鲜活，激情也时常莫名其妙地悄然消退，但是按部就班的生活程序和不很富足的生活，倒也没有让闲暇的时间插足在小两口之间，无聊地制造什么隔阂。除了缺少一个孩子是遗憾外，水柏晗还是很知足的，她始终认为：无论跟多么完美的人在一起过日子呢，生活的最终目的，还得回归于平淡。

欧阳凯长相帅气，有股文绉绉的书生气，很心疼水柏晗。尽管他在处世方面不太灵活，不会阿谀奉承花言巧语讨别人的欢心，甚至经常遭水柏晗的继母——华泰财务总监秦云卿的白眼，但这些和父母的离异及密友柳莎的不幸婚姻相比，简直就是生在福中的幸事了。生活的滋味，就好比什么是幸福，不是靠物质来决定的，要取决于个人的心态和精神的需求，相信，千人会有千种答案，万人会有万种理由。但是不管怎样，水柏晗希望：这辈子，不要走离婚这条路。每每此时，她就想起父母那桩莫名其妙的闪离事件。

父母亲为什么会突然地离婚？这是水柏晗至今都没有想通的问题。

水柏晗的母亲李文清，当年是苇城市三中的三年级班主任，老师身上所应具有的品质，在她身上一览无余，每年的优秀班主任、先进教育工作者，非她莫属。不仅为人处世口碑极好，还热心肠。街坊邻居谁家两口子公婆之间生个口角闹个矛盾啥的，只要李文清一出面，保证不出半小时，一家人准能坐在一起热乎乎地端起饭碗。就连水得洋，也常常对着水柏晗竖起大拇指说：“看你妈多厉害，不仅能管好学生，连咱这街坊四邻的大人，她也能降伏。”

这时候，李文清就会亲昵地瞪水得洋一眼：“别说得那么难听好不好，什么叫降伏？我那是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两口子、婆媳之间，能有什么深仇大恨你说？不过就是一时冲动逞能互相不服罢了。人就这样，一旦冲动起来，就算真理摆在眼前，他们也是个盲人。我给他们压压火，他们自己也就想通了。”

那时候，水柏晗对妈妈是多么的崇敬啊！

父亲水得洋，文化底子不高，但是人家有眼力，抓住了苇城市扩建大开发的机遇，果敢地辞去了仪表厂车间主任的工作，领着一帮人成立了一个小型的建筑队，经常从一个叫华泰的建筑公司手里承包工程。他每天很忙很累，但是从没把情绪带到家里来，从不跟老婆孩子发牢骚。

在水柏晗心里，爸爸吃苦耐劳又有责任心，妈妈为人师表通情达理、温淑和人，可是爸爸偏偏突然斩钉截铁地抛弃了妈妈，一向无理也能挑三分的妈妈，竟然也猥琐地默默顺从了，那眼神，那样子，就像是做了什么丢人现眼对不起爸爸的事。柏晗反复想过，那是绝不可能的，因为柏晗几乎天天和妈妈在一起，就连上下学，也是坐在妈妈的自行车后座上。可是到底为什么？爸爸不说，妈妈也不说。妈妈不但不说，表现得更心狠。离婚手续刚办完，丢下水柏晗，以最快的速度，把工作关系调到水城娘家附近的学校，跟着舅舅李文林一家生活去了。

水得洋与以往判若两人，一个男人家，担起了爸爸妈妈的双重角色，对水柏晗是倍加的疼爱，不管建筑队有多忙，也要抽出时间来照顾水柏晗，辅导她学习。

后来，隐约有风言风语传来，说是因为水得洋跟华泰老总秦峰的那个臭名远扬的老闺女秦云卿勾搭上了，搞大了人家的肚子，才不得已离婚的。

对于这个说法，水柏晗也持有怀疑的态度。直到某一天，一位相貌雍容，衣着华贵、大腹便便的女人，站在水柏晗面前说：“柏晗，从今往后，你就叫我妈妈吧！”

水柏晗此时方才明白：那些传言都是真的，爸爸和妈妈离婚，就是这个女人在捣鬼。可怜的、一向以解决别人家庭矛盾引以为荣的妈妈，之所以一声不吭地跟爸爸离婚，还迅速地消失，一定是觉得自己很失败、很丢人！

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恨，在水柏晗小小的心灵里腾升。她先是咬着嘴唇不吭声，一双冒着怒火和蔑视的小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秦云卿，而后冲她恶狠狠

地喊一声：“鬼阿姨！”

生性高傲的秦云卿，哪里受得了这样的待遇。本来就是经不住水得洋爱女心切的恳求，才肯放下架子，亲口对水柏晗说出那样的话。如今热脸贴了人家小娃的冷屁股，她气得花容失色，一股脑地把气都撒在了水得洋的身上。后来，在水得洋的千般哀求和父母的强力支持下，才勉强接纳水柏晗住进自家的小别墅。然而，对柏晗的态度却很恶劣。柏晗使用的床单和穿戴的衣帽，每次单独洗涤后，必须用消毒水浸泡。就连吃饭，也必须使用固定的碗筷，每次餐后，都得单独消毒。那情形，好像水柏晗患有得上就死的传染病一样，令她恐惧。水柏晗觉得这里面一定藏着自己不知道的秘密，借着学校里每年定期体检的机会，哀求体检医生说实话：我是不是有传染就会死的传染病？气得医生冲她直翻白眼。

弟弟水柏南出生以后，水柏晗很欣喜，孤孤单单的世界里，终于有个伴儿。她还幻想，做了妈妈的秦姨，也许因此会对自己好一点了。

她对这个粉嘟嘟的新生命，充满了好奇和怜爱，可是秦姨从不让她抱一下。有那么几次，柏晗趁着秦姨不在家，偷偷地抱着柏南又搂又亲，秦姨知道后，把保姆刘嫂骂得直抹眼泪。秦姨还扬言：你要是再把柏南让别人抱，立马辞退。吓得刘嫂再也不敢让柏晗沾柏南的边了。从那以后，柏晗只能远远地看着柏南发呆，因为她怕刘嫂被辞退，爸爸不在家，刘嫂就是这个家里最疼她的人。

水得洋其实很疼柏晗，但是他很忙，加上看秦云卿的脸色，只能偷偷地疼，常常半夜里趁着秦云卿睡着的时候，悄悄地来看柏晗。有好几次，水柏晗知道爸爸坐在床边看着自己，就是不敢睁眼，她害怕，一睁开眼，眼泪就会流出来。

令水柏晗意想不到的，亲爱的妈妈却从来不来看望自己。她想妈妈，天天掉眼泪，在梦里喊叫，然而，李文清就像一滴水从人间蒸发了似的。她想不通妈妈为什么这么心狠，丢下她说走就走了，从来也不来看她。她想去看妈妈，每次都被水得洋无情地拒绝了。小小的她，在思念的痛苦中挣扎了几年，悟出了一个自以为是的道理：爱不成，就使劲地恨！因爱受伤，就让恨来做药！她抹掉了母亲的好，拼命地想着她是个天底下最坏最狠心的妈妈。慢慢地，她学会了用恨来疗伤，果然减轻了对妈妈的思念之苦。

亲弟弟不能抱一下，亲爸爸有爱却不敢直接表达。十五岁的水柏晗，从那时候就开始学会了隐忍，学会了自己跟自己说话，自己为自己寻找快乐和忧伤的理由。慢慢地，她习惯从别人的行为和眼睛里，了解他人的内心世界。长大后，她爱上了心理学，毅然决然地做了心理医生。在这个行业内，她和形形色色的人交往、说话，帮助他们走出抑郁、悲伤或绝望的迷途。在心理医生这个岗位上，她找到了人生的坐标。

爸爸的家，自从结婚后，几乎不去。有时候想了，就约个地方见一面。每次见面，水得洋都带着可爱的水柏南。令人惊奇的是，水柏南对这位不常见面的姐姐，亲热得不得了，这对同父异母的姐弟俩的关系，胜过了一奶同胞。

3

水柏晗驾车行到解放路中段的裕华街平房区，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妇女，慌里慌张地从一条胡同里跑出来，差点撞上水柏晗前面的那辆车。前车里的人，怒不可遏地骂着：“急着去投生啊……”

脸色苍白的妇女，朝车里的人比画着：“你不知道哦……他又在往鱼池里加水……真的，一到夏天，就这样……池子里，水就快满了……我害怕……不信你去看看……”

“神经病！”前面的车里，传出来一声无奈地怒骂，撅撅屁股冒出一股黑烟走了。

水柏晗定睛一看，那妇女正是黄亚梅。她想起王伯年的话，灵机一动，走下车来，朝黄亚梅走去。

“黄姐！”水柏晗伸出手，扶住了抱着脑袋正要下蹲的黄亚梅。

黄亚梅抬头一看，惊诧地“呀”了一声，然后惊慌地四处看了看，回过头来说：“你不是说过，除了在心理室，咱俩就是陌生人吗？”

柏晗一惊，她的行为意识转眼间判若两人，真是不可思议。她轻声说：“那你就赶紧上我的车吧，我带你去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

黄亚梅摇摇头：“我还得回家，不然那个人又得发疯了。”

“或许，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为什么？”黄亚梅不解地问。

“上车了我再告诉你！”

黄亚梅回头看看胡同里面，一咬牙，跟着水柏哈上了车。

“喂！凯子哥，下班了吗……加班……哦……行……我也晚点回家……呵呵放心吧你……注意多喝水呀……好……拜拜！”柏哈挂了电话，微微一歪头，冲黄亚梅一乐：“我给先生请了个假！”

黄亚梅羡慕地说：“唉！同样都是两口子，这差距咋就那么大呢？”

水柏哈一笑：“要想做一对好夫妻，就要先学会做朋友，如果你能用理解宽容朋友的心态去对待爱人，就会减少很多不必要发生的小矛盾。夫妻之间，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别去过分计较。”

“这个道理俺也懂一些，俺听说过结婚前要睁大眼，结婚后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道理，可是，人家不那么想啊，认为睡到一张床上，两人就该是透明人，你就该接受我忍受我，我想对你咋样就咋样……”说到这里，黄亚梅情绪低落，垂头不语。

柏哈不再问话。不大工夫，来到了柳莎的心情点心酒吧。

柳莎不在。水柏哈领着黄亚梅登上二楼，掏出钥匙，打开一扇挂着“静雅轩”三个字的房门。

“这是我朋友的房间，你不要紧张，坐下吧！”

黄亚梅诚惶诚恐地问：“我来这里，人家愿意吗？”

“你是我的客人，她不会介意的。”水柏哈边说边倒了两杯柠檬汁。

“谢谢！”

“走进这个房间，你就别拿我当外人，也别像在医院心理室那么拘谨，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还可以当我不是心理医生，当是朋友！”

“这儿收费多高？”

“不要钱，也没有时间限制！”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我对每一位来访者都这么好！”

“为什么？”

水柏哈乐了：“你真是位聪明的女人，反过来咨询我了，呵呵！”

黄亚梅用手指当梳子整理了一下头发，不好意思地说：“我没见过这么好的人！”

“这个世界上好人很多，只是你没有发现！”

“错了，现在谁都知道，好人不得好报，不仅吃亏还得被人家说成傻子，没人敢做好人！”黄亚梅努力地发表着自己的观点。

“那么，你说我是好人，难道是哄着我开心？”水柏晗反问她。

“啊不不不，你除外！但是我敢保证，在医生这个行业里，你绝对是个好人！”

“咱言归正传吧，黄姐！”

“我……从哪里开始。”

“你随便，想从哪儿就从哪儿！”柏晗没有看她，而是盯着自己手里的杯子。

“还……真不知道从哪开始？”

“那么我问你，你为什么从胡同里往外跑？说他往鱼池里加水，就要满了，是怎么回事？”

“啊……”黄亚梅惊叫了一声，立刻进入了十几分钟前解放路上的状态，她惊恐地盯着水柏晗，抖抖索索地说：“我家院子里有个这么大的水泥池子，卖不了的鱼，就放在里面养着。平时里面的水，就半池子，可是有时候，尤其是夏天，他得给加满了……”说到这里，黄亚梅低下头，一双粗糙的手用力地揉搓着衣角。

“加满了？”

“是的，加满了，到了晚上，半夜，他……他……”

“他就怎么啦？”

“他就把自己泡进去，整个人，闷在水里，老长时间不出来！”

柏晗听到这里，觉得有种异样的怪东西，从脑海深处的某个细胞核里窜了出来，她稍一思索，哦！想起来了：自己从不喜欢水，尤其是游泳，试过几次，进到水里就有种压抑得快要死过去的感觉。因此，平时除了淋浴或洗衣服洗漱，从不沾水。可是很怪，偏偏自己又姓水，那倒没事，只要不是真正泡在水里，也没什么感觉。

卖鱼人把自己憋在水里，莫非是在练什么与众不同的功？想到这里，柏晗问：“他在练闭气？”

“我不知道！跟他结婚前不知道他有这个嗜好，看到他在水里憋得脸色青紫，也不肯上来，我很害怕，问过他，他什么也不说。有一次，大约是儿子出生后的第三个月，看到他在水里憋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一次比一次痛苦，我